

荷兰设计师在上海经历“两面”人生

于他而言，上海是痛苦的“终结者”，也是幸福的“起点站”。

□ 撰谢 | 湘 君

黑米的祖辈是出生香港的华侨，他在荷兰出生并长大。在一个外国人包围的环境里，他常常怀疑自己，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？为什么会有种族歧视？身为绝对的少数民族，他深感自卑渺小。5岁开始他脑中涌现各种胡思乱想，一个声音在心底响起：“我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人生有什么意义？”

分裂的角色给敏感多思的人带来痛苦，多重的身份又为视野带来优势。带着一大堆问题，他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上海，在这里创建了自己的哲学文创品牌。于他而言，上海是痛苦的“终结者”，也是幸福的“起点站”。

这里不介绍他的专业成就，也不讨论文化冲突与融合，只讲一个“问题少年”疗愈自身，又回报他人的故事。

“问题少年” 来上海寻找答案

作为最擅长读书的民族，黑米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成为“A student”，进入4A国际广告公司。可无论他多么优秀，总处在边缘地带，没有家的感觉。他决定来中国看看。



左图：荷兰出生的华裔黑米，如今常住在上海。

2006年他第一次来上海，在上海、北京和香港之间从事广告事业，和30多人的团队拿下很多国际奖项。随着人生巅峰的初显，他的问题接踵而至：“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？”一念既起，每天上班下班就好像在消磨时间，他如坐针毡，内心充满矛盾。他决定辞职，继续寻找答案。

如同寻禅悟道过程中的乔达摩·悉达多，他开始了对身体和灵魂苦苦的思索和追问。他去香港中文大学读哲学，去肯尼亚做义工，去日本镰仓看海，在各国跑马拉松，参加150公里徒步，还学习灵修，每日不懈地打坐、内观（缅甸最古老的禅修方法）……经历了他能想到的一切，还是没有找到答案。

有一天傍晚在越南，他驾驶着

摩托车正想超过前面一辆慢吞吞的大货车，没注意到地上的大石头，结果一不小心连人带车翻出去，顿时血流如注，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肇事司机跑了，好心路人把他送到医院。被纱布和绷带包裹成“圣诞老人”，他透过肿胀的眼帘呆呆地望向星空：“如果刚才我的生命结束，我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？”遗憾的是，在生死的边缘，仍然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。

在一次“内观”的第十天，他还用偷偷挟带的纸巾写写画画。打开门的那一刻他迫不及待地问：“老师，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？”老师瞥了一眼他手中的纸笔，平静地回答：“这个问题我不回答，你自己去感受吧。”见他一脸的抓狂，老师继续慢悠悠地说：“你读过哲学应该知道，我嘴里说出来的，到你的耳朵已经变味，不是你要的东西。”经过这次如禅机般深奥的对话，他算是想通了，他不可能从外部得到任何答案，必须通过自己来领悟。

下图：黑米在上海创建了哲学文创品牌“两面思维”。

